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聞證誤卷三

四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臚錄監生臣沈 霽

臚錄貢生臣張大同

欽定四庫全書

舊聞證誤卷三

宋 李心傳 撰

哲宗登極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惟朱
妃稱號未定太皇太后曰母以子貴朝廷宜詳議當優
隆之時蔡確章惇尚在朝議久不決諂諛者謂亦當為
皇太后守正者則曰止合稱皇妃太母曰自古無並為
皇太后之禮當尊為皇太妃凡百禮儀並依皇后乘行
龍擔子服用繖扇等皆紅百寮稱臣太母又增月給在

皇后之上哲宗喜慰皇太妃謝曰非太皇太后妾何緣
得此盛極按此一段尤差誤德妃朱氏為皇太妃當諸
公議神宗遺制時已增入矣此云議久不決者妄也元
豐八年六月甲戌詔皇太妃出入許乘擔子七月甲辰
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皇太妃在三年服內衣褥從物
並淺淡生日節序物色依皇后例慶賀用箋百官不稱
臣已已禮部又言皇太妃生日節序物色其冠服之屬
減皇后五分之一此云服用紅百寮稱臣月給在皇后

之上皆誤也元祐三年秋詔增議太妃典禮禮官請擔
子飾以龍鳳繖用紅冠服如皇后紹聖元年宣仁聖烈
皇后既葬上中批付禮官於是坐六輿立宮殿名繖紅
黃兼用月費內中批出他儀制如皇后蓋前後十年而
始定其典禮此所記誤矣

元祐初兩省以上官多內降差人韓玉汝患之簾前論
列宣仁云相公門知有呂夷簡否劉太后時多有內降
呂夷簡亦如此奏陳章獻云相公知否一小孩兒與一

婦人不與人此恩澤怎生把握天下夷簡拜謝非臣所及韓曰維持天下正須公議不在私恩按宣仁垂簾內降差除兩省以上官蓋范忠宣范正獻蘇文定朱公揆之流也章子厚嘗奏云得非左右所薦后云皆大臣所薦非左右玉汝為相屢以除授私其子姪為臺諫所劾而此乃以擢用忠賢為章獻與人恩澤之比其誣罔抑甚矣

章惇蔡卞起同文館獄劉摯梁燾同時死於嶺南貶所

人亦疑之又杖殺內臣陳衍惇卞至作廢宣仁后詔時
宣仁服未除請哲宗於靈殿宣讀施行欽聖后聞之號
哭於宣仁靈前哲宗乃已

出邵子
文辨誣

按宣仁后以元祐八

年九月崩後四年同文獄起其十一月梁況之卒十二
月劉莘老薨又明年三月乃殺陳衍此時宣仁除服久
矣子文所記不誣但年月差誤

章惇初貶謫元祐臣寮盡以白帖子行事燾按李清臣
與惇爭論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時鄭左丞雍以嘗為

二王官寮屢致人言迹甚危欲結惇為自安計謂惇曰
熙寧初王荆公相常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
懷以白諸上惇遂安然鄭竟罷政尋被謫按章惇將貶
元祐諸老先用林子中為中書舍人李掄所編丁未錄
中載元祐諸公謫詞甚備是必有錄黃非用白帖子明
矣范滂夫家傳云紹聖四年徙賓州元符元年移化州
所被受止是白劄子疑子文指此而云然紹聖二年十
月鄭公肅先出知陳州十一月安厚卿又出知河南四

年正月李邦直又出知北京當用白劄子時此三人皆不在政府此說恐誤

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嘗登禁從紹聖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進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為疑遂易名曰諤字聖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謝卒

出王明清
揮塵前錄

韓相鎮有心術章惇畏之凡元祐執政從官惇必以事

中之不敢及縝至縝死方使葉祖洽言不與贈諡而已
按哲宗實錄韓玉汝附傳縝守潁昌再上章引年未許
給事中葉祖洽論縝垂簾之初首登相位交結張茂則
梁簡諂事司馬光持祿養交以太子太保仍舊職致仕
薨上為輟朝成服贈司空但不定諡而已史所書如此
子文所記惇畏縝及不與贈官皆差誤况玉汝乃元豐
執政雖遞遷於垂簾之初而俄與章蔡並逐豈可廁之
元祐大臣耶

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為宰執者無不坐貶惟蘇子容一人得免燕語辨云元祐宰相韓維執政李清臣許將紹聖以前皆無他李許仍再執政此云獨子容得免非也

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

按韓玉汝元豐執政垂簾初但與蔡

持正遞遷至相位既而為元祐諸公所擊去位非子容比也李邦直首建紹述之議許冲元依違兩可歷符祐崇靖之間皆為執政若槩之元祐宰執之間誤矣

邢恕既為惇卞起獄不成每上殿移時不下惇果疑之

出其元祐初謫隋州時上宣仁后自辨書稱宣仁功德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遂入元祐黨責知安南軍此元符元年十月事也按恕為右史時嘗上宣仁后書言五事有儲貳之建旬浹已前固已先定之語然實不曾降出章惇所出恕謫漢東時所上疏大抵稱美元祐初政且言已與司馬公晚受神宗之知却無此數語

紹聖三年十月戊辰知瀛州路昌衡言伏覲朝旨姚勔

不與磨勘謹按劾罪大罰輕未厭輿論詔劾落實文閣

待制管勾洞霄宮注昌衡知瀛州何故言姚勗當考恐

字有脫誤

出李燾
長編

按此時每月以賞功罰罪事鏤板下

諸州故昌衡奏狀有伏覩之語蓋時方排擊黨人是以
出位論奏無害亦元祐中吳處厚箋蔡確車蓋亭詩之
比耳

按紹聖間鄭公肅不帶職周次元止帶待制非自西美
始紹興後蕭德起符正明亦以次對為制帥不但曹王

二人也西美初復次對知成都府後四年乃陞雜學士
充置使此所記誤

崇寧五年冬末朱勗始進黃楊木三本按二年朱冲以
獻花石得三班奉職不應以五年為始

李孝廣崇寧間為成都漕以點檢邛州士人費義韋直
方私試試卷詞理謗訕龐汝翼課冊係元祐學術譏詆
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孝廣遷官後紹興庚戌
孝廣之子倬屬疾於婺州謂有妖孽招路時中治之時

中始不肯倥託親舊叩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費義者獨不肯去吾亦莫知其故倥云若爾某疾不起矣因道向來費義等事實倥以告其父後義輩皆客死於路按此崇寧初事也後二人以大禮赦得歸直方更名革中進士第終安居今義更名允濟中進士甲科終漢州推官馮當可先生誌其墓甚詳此云客死於道蓋誤又紹興無庚戌庚戌乃建炎四年而誌云張丞相宣撫陝州費佐幕府意峭直難合出為漢州推官據史魏公以建炎

三年己酉十一月至漢中則費君入幕出幕又死於漢州決非一歲間事計李儵病時費尚未死也意者路時中億度妄云之詞不足信

安堯臣上書諫復燕雲安惇由此追復正奉大夫

安惇傳元

符詔旨

按惇以政和三年八月追復正奉大夫以其夫人

張氏自訴也重和元年十一月己未御筆惇雖未復舊

官可特與正奉大夫遺表恩澤授堯臣承務郎蓋惇本官為光祿大夫贈特進今追復未盡而特用所復官推

恩此云因堯臣上書復官誤矣

政和初上欲建延福宮一日魯公命召諸巨璫來且有
事約束時童貫楊戩賈祥藍從熙何訢皆奏稟以此上
默已曉因戲之曰汝等必作過今為師臣定行遣汝等
矣諸璫莫測咸變色而詣省魯公則戒之曰恐至尊暑
熱汝等各辦事建一二納涼之所朝廷當一切應副汝
也於是改作延福五位按此政和三年事也蔡京素與
宦者交結必相表裏此云師臣行遣又云諸璫變色皆

妄也况童貫已為太尉恩數視二府矣可召至都堂爾汝之邪延福五位何訢藍從熙第一李穀第二此無穀名亦誤也

李端叔為密院編修官曾文肅薦於上將以為右史命未下而為錢適論罷暫泊潁昌為范忠宣草遺表上讀之稱賞將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端叔坐除名編管太平州按范公墓於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而蔡元長明年春始召還北門若上將擢端叔用之不應在

朝踰年無除目也端叔政和三年九月除名

王仲疑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為田導水入海是也

出王明清
揮塵餘話

按史明越州鑑湖夏蓋白馬竹溪廣德等十

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
澇則遞相輸放其利甚溥自宣政間樓異守明王仲疑
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為
田其租悉屬御前重和元年二月甲子詔鑑湖田租以
備繕修原廟之需不許他司奏請他皆類此由是民失

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紹興元年李莊簡為吏部侍郎奏請復之上虞令趙不搖奉詔考究自宣和元年至今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餘斛入御前而納放者稅米十四萬六千餘斛得不償失遂復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其本末如此仲言所云誣矣

宣和元年九月乙卯范致虛以母憂罷按謙叔去位在八月癸卯

宣和庚子蔡元長當軸外祖曾空青守山陽時方臘據

二浙甚熾初元長怨陳瑩中以陳嘗上書詆文肅編置
郡中欲外祖甘心焉適瑩中告病外祖即令醫者朝夕
診視具疾之進退與夫所供藥餌申官已而不起亦令
作佛事僧衆下至凶肆之人悉入狀用印係案僚吏以
為何至是外祖曰數日之後當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
轉運使陸長民體究云盜賊方作未審陳瓘之死虛實
外祖即以案牘繳奏以聞人始服其先見

出王明清
揮麈後錄此

尤謬誤按國史宣和二年方臘反時陳忠肅在南康有

飛語云其子婿為賊所得欲以為相詔移楚州居住命守臣察之六年春忠肅卒於楚臘平久矣

宣和三年辛丑盜起東南上慨然有一新政事之意廷策有二士對甚切直初考官陸德先等謂非宜言乞唱名日行遣有旨送覆考考置第三等李丞相士美時以翰長充詳定官見二卷大竒之手疏論其忠鯁仍定上等得旨甲乙科已而呼臚乃劉寧止范宗尹也心傳嘗疑此事後見楊文靖公作周中丞武仲墓誌云為殿

試考官進士對策有極言切直者同列欲指為謗訕取
旨公云今盜起東南正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
加以此名遂改為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於前列伯
山宣政間本李士美客由此觀之伯山所書恐曲為士
美地未可盡信也

宣和七年七月庚午禁士民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
字者按此五字皆宣和以前所禁至此始罷之今乃以
為禁非也重和元年九月禁天字二月禁君字五月禁

聖字政和三年六月禁王字政和八年七月禁主字

王正道三槐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顯靖康末李士美

罷相就第正道直造拜於堂下願隨至禁中有欲白於

上會有旨令前宰執赴殿廷議事士美因攜之而入請

募死士奉兩宮決圍南幸欽宗忠之以片紙批曰事成

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

出王明清揮麈後錄

案王正道乃文正弟旭

之四世孫旭官至兵部郎中子端官至通議大夫端子

元官至朝散大夫元子毅崇寧中為朝散郎上書勅停

如此所云皆不審方城將破時未嘗召前宰執議事且
李士美亦不在城中也敵人欲用正道為平灤漕非留
守也

蘇叔黨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
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肯隨爾
輩草間求活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

其此節也

出王明清
揮塵後錄

曹功顯自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再使敵中欲

就鞍時二后洎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見四金甲

人衛上

出王明清揮麈後錄

按欽宗實錄上自康邸出使而顯仁

皇后以龍德宮婉容居禁中召內知客韓公裔至杈子門屬以調護意此云送至廳前當考

二聖皇族既詣敵營中議亦取元祐皇后淵聖意邦昌必不能久僭欲留后以為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度語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可相度分付會敵人以后廢久無預時事故不復取

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

按實錄敵取宗族皆據管宮閣內侍所供名字后實以廢處外宮不為敵所指名未必欲取而復止也况徐秉哲乃賣國之尤者豈可以情諭之邪

秦會之嘗對方務德言靖康末與莫儔俱在敵寨時搜索宗室有未盡者儔陳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盡行根刷會之在傍曰尚書誤矣譬言如人家宗族不少有雖號同姓而情好極疎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與之均恐無此理尼堪曰中丞之言是由此異待之

王出

明清揮
塵後錄

按實錄二月癸酉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簿指

名取南班宗室自二王宮以下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
此時秦會之未出城也會之所論或是三月庚子再取
宗室時然儔獻計之日會之實不在傍此說不足據

熙寧法宗子出仕者見謝辭及獨銜奏事並不著姓建
炎元年某知鎮江府上謝表黃英州任中書侍郎乃令
進奏官退回為不合不著姓殆欲見沮而不考著令也
至今雖大宗正司宗室亦稱皇叔皇兄其官仍著姓矯

枉太過誤矣按建炎指揮見中興會要時黃懋在中書
取此旨也然南班宗室初未嘗有著姓者此所云誤

國朝宗子自祔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問諸宗子
多南渡後始生無知之者建炎二年十月知汝州張抃
奏劾其州官遁竄之罪有趙叔潛者結銜云保義郎添
差管轄舒王已下墳園有承節郎王世贇者其銜即云
管轄魏王已下墳園此云舒魏二王墳即南西二墳也
邪國朝宗子分三祖藝祖太宗葬西京故宗子連惟字

允字以上者並祔西洛魏悼王葬汝州故宗子連承字
以下者並祔溫陽所謂西墳永安是也所謂南墳汝州
是也國書中自可考據秦之嘗為從官矣乃不知此何
邪

秦會之范覺民同在廟堂二公不相咸敵騎初退欲定
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臨江軍棄城而走撫守王仲
山以城降仲山會之婦翁也覺民欲寬之會之云不可
既已投拜委質於賊甚麼話不曾說豈可貸邪蓋詆覺

民嘗仕偽楚耳

出王明清揮塵餘話

按敵入江西建炎三年冬也

明年春敵退秦會之在達賚軍中其年十月乃得歸紹興元年春始除參知政事此大誤矣

建炎四年十二月尼堪籍諸路客戶拘之入官次年春盡鎖之雲中耳上刺官字以誌之河間府樂壽縣初縣客戶六十八人而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後尼堪不容訴於是縣官驅窮民孤旅五百四十人以補數至則一例賣之莫能辨也按建炎三年秋已書升樂壽縣為壽州

此仍稱縣者誤也

方務德守荆南有寓客張黥者魏公之族子出其乃翁所記建炎遺事一編云孔彥舟領衆十餘萬破荆南城時朝廷方經理北敵未暇討捕張單騎入城說諭彥舟使之效順又令討鍾相許以成功入川從宣撫司求賞相平張遂與彥舟心腹數人入蜀至夔又降說劇賊劉超未及宣撫司道遇族兄攫金不得乃先見魏公言張受賂賂厚不可信魏公然之張乞令彥舟屯荆南公不

從令往黃州屯駐其徒皆不樂率衆渡淮降金按鍾相
乃鼎州土豪以左道惑衆率人守鄉井孔彥舟為東平
鈐轄因事叛去侵荆南諸郡攻長沙不克乃偽稱鍾相
遂入之反奏相叛傳彥濟以宣機督軍討之不勝相遂
自稱楚王此建炎四年二月也四月彥舟獲相送行在
拜利州觀察使湖北副總管時朝廷命向伯恭帥潭為
彥舟所拒賀子忱說巨寇馬友擊彥舟遂之彥舟引兵
入江西明年二月呂元直奉詔討李成乃奏彥舟同擊

賊成敗降劉豫其秋以彥舟為蘄黃鎮撫使實代成明年五月權端明邦彥入樞府權故東平帥也彥舟心不自安偶韓良臣破閩湘諸盜順流而東彥舟疑其圖已遂引所部降偽齊以首末考之彥舟賞功及除拜皆朝命非自宣撫司且賞典已厚又距其叛去已二年蓋張所記多大言不足信

按孟富文以辛亥九月自戶部尚書除江湖宣諭制置使使理財治盜未嘗兼閩中亦不除韓良臣是時辛企

宗已在建寧朝廷又遣胡丞公督捕十月二日洪成季始自瑣闥遷吏書為言者論去後五日富文即除參知政事此時成季吏書除目尚未下安得云上已留參政擬狀數日也十一月五日富文除福建宣撫良臣副之其執事已彌月蓋方務德誤記而衆言又因之

宗澤造戰車初是劉浩創造試之不可每一兩以二十五人為左角二十五人為右角二十五人為前拒二十五人為後拒共四隊凡一車用百人迨元帥府分遣澤

往開德乃用浩車制旋造

出趙姓之遺史

按宗公遺事載其京

城所造車式每乘用五十有五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
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用與趙公所記殊
不同

李綱私藏過於國帑厚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
於美麗每饗客殺饌必至百品遇出厨傳數十擔其居
福州也張浚被召綱贖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鏤銀
裝飾樣制如一皆其宅庫所有者

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

按李張

二公皆渡江後名相此所云殊不可解豈非以張自福
州還朝而薦李公起為江西大帥故以此污之邪

欽定四庫全書

舊聞證誤卷四

宋 李心傳 撰

日曆紹興元年六月命知南外宗室正事令憲選藝祖後宗子二人鞠之禁中是歲辛亥也明年閏月乙未令時除知宗正事五月乙亥阜陵入宮相去才四十日若德麟被旨其所選未必如此之速按令憲為思陵所眷而德麟以舊事譚稹為上所輕恐未必以此委之方阜陵入宮時德麟亦未封王其後二人偶先後襲封或傳者

因之而誤然德麟時在行在而令慮在泉南當考

張浚既受黜陟之命叅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大
不平之指以為僭其敕勝非在朝廷日常見之前云某

司次述事因右語云奉勅如何末以使御押字黃紙大

字皆過於勅

出朱勝非秀水閣居錄

心傳嘗見永康軍昭惠靈顯

真人復封王勅右語云右奉使宜聖旨云云紹興元年
月日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臣張浚書名不押字朱
公所云非也

紹興四年趙鼎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時
勝非起復居位已累章丐持餘服鼎窺宰席甚急被命
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七百萬
緡勝非參告進呈指此一項言臣昔聞玉音趙鼎出使
如張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
今鼎所須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勝
非曰可支三百萬緡半出朝廷已如浚數半令所部諸
路漕司應付上可之既退鼎詬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

耶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

按趙忠簡奏疏云臣隨行錢帛各乞依

張浚例初乞錢百萬後乞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乞已艱難如此况在萬里之外按度牒是時每道直二百千二萬道共直四百萬緡通見鱣為四百五十萬緡與此記不合若以初乞所許計之則錢牒止得一百十萬緡亦未及魏公所持之數蓋忠靖所記有誤

李端叔作范忠宣遺表紹興中趙元鎮作相提舉重修

秦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二句云惟
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陰靈不顯一對於麻制中
時人以為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為非也按紹興八年六
月趙公以哲錄成書遷特進曾尚書楸當制無此二語
居仁所草乃再除特進非加恩也

紹興壬戌罷三大帥兵柄時韓王世忠為樞密使語馬
帥解潛曰雖云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留大軍之半於
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為我草奏以陳此事解用指為劄

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會之語韓云何不素告我而遽為是耶韓覺秦詞色稍異倉卒皇恐即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為之使其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

副使南安軍安置張子韶云

出王仲言
揮塵後錄

按解承宣初以

趙忠簡引為步帥紹興八年忠簡罷解力求去九年夏罷為福建總管此時韓良臣為淮東宣撫使也十一年四月韓罷為樞密使乃命張岳二將往山陽總其兵還屯京口十四年三月言者劾解本忠簡之客不從和議

乃責散官安置南安軍王所聞皆誤先是七年十一月
秦會之為樞密使奏令韓還屯京口韓言敵情難測將
以計緩我乞留此軍遮蔽江淮上然之乃留屯山陽時
忠簡再相解典步軍在金陵或指此也然當張通古來
時韓五上疏力諫及蕭毅再至又力論其非請與敵使
面議且上疏論會之誤國由是觀之韓非倉卒退避而
諉之他人者子韶與解同謫居不應誤王之言未深考
紹興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初於水面見蒼龍

一條良久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子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按劉豫以紹興七年丁巳冬廢故其詔書有曰建爾一邦逮今八稔謂自建炎四年除節制河南諸州郡至今通為八年也龍見之時豫已廢徙矣不知熙州何為以圖示之此所記誤

吳才老舒州人飽經史而能文浮沉州縣晚始得丞太常紹興間尚需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貧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者論謝上表中含譏刺詔令分析仁仲辯訴以謂久棄筆硯實託人代作孟雖放罪尋亦引閑秦會之令物色知假手於才老臺評遂上勅罷其新任繇是廢斥以終按史孟信安紹興十二年四月自判紹興府奉詔迎梓宮請禮官與俱時才老為太常丞被旨偕行其年八月才老坐朋附免九月信安除樞密

使十一月山陵攢畢孟出判福州未行改建康府十四
年春移會稽此所云皆誤

魯國大長公主避兵南來卜居台州詔即州賜第主享
二十年薨於天台按大長公主以紹興十二年秋入覲
太母其冬薨於臨安上臨奠此云薨於天台誤也但歸
葬台州耳

皇統四年秋元帥遣使報監軍

時監軍者
討蒙古

曰南宋以重

兵逼脅和約大定除措置備禦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

十月元帥親統十萬衆水陸并集

出王大觀
行程錄

按皇統四

年甲子本朝紹興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畫地界矣不知烏珠何以歷二年之久而後加兵於蒙古恐必有誤皇統七年春三月國使還蒙古許依所割地界牛羊倍增金國許賜牛羊各二十五萬口今又倍之每歲仍賂絹三十萬疋綿三十萬兩許從和約按本朝歲賂北人銀絹共二十五萬匹兩而北人遺蒙古乃又過之恐未必然

紹興初昭慈聖憲皇后升遐朝論欲建山陵魯公卷持議
以為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
攢宮為名僉以為當

出王明清
揮塵前錄

按昭慈遺詔已云權宜

擇地攢殯又曰新製梓宮取周吾身以為異日遷奉之
便公卷自金陵至行在后升遐必已半月遺詔既云然
則此議恐非其所建也本朝母后經垂簾者例稱山陵然
昭慈是時止稱園陵此記亦誤

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驟為驕侈以臨

安相府為不可居別建大堂環植花竹坐側置四大爐

日焚香數十斤使香煙四合謂之香雲

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

王日嚴曠為少蓬權直禁林草秦會之加恩制取熊叔雅啟一聯入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

前獨奮安劉之畧翊日即除禮部侍郎

出王仲言按中揮塵後錄

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會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貳卿仲言誤

紹興己卯陳瑩中追謚忠肅其子應之為刑部侍郎往謝政府有以大魁為元樞者忽問云先丈何事得罪秦

師垣耶

出王明清揮麈三錄

按陳公賜謚在二十六年七月是年

丙子也湯進之實為元樞而陳資政誠之在翰林九月陳始除同知樞密院事距忠肅賜謚已五旬恐無緣始謝盖一時好事者以為口實仲言未之考也

胡寅者凶慝躁進之士也趙鼎薦之詞掖朝士皆畏之以行詞乖繆衆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疾遠在湖湘乞

歸省於是差知永州寅攜妾居婺州久之不去有朝士
范伯奮貽書責之寅以妾臨蓐為辭伯奮復曰妾產與
父疾孰重寅訴於鼎改知嚴州鼎旋罷累月復相欲召
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

故事兩制以上方乘狻座餘不預也大觀中童貫新得

幸以泰寧軍承宣使副禮部尚書鄭允中使遼國遂俱

乘狻座繇是為例

出王明清揮塵後錄

按貫以大觀二年建節久

之進檢校司空易鎮泰寧政和元年秋乃出使此亦誤

也承宣使政和七年始置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
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穆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
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
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出王
明清揮按呂文穆何伯通鄭達夫余源仲王將明皆以
塵前錄宰相兼公師呂元直嘗除少保而不拜文潞公呂正獻
乃以公師平章國事非宰相也

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本朝言之則極品有不得兼者本朝之制惟親王及勳舊大臣之為公師者乃得賜玉帶即近屬者與外戚之為郡王者或亦賜之真宗時嘗徧賜兩府大臣其後止及元宰而已渡江後異姓王亦得之按慶元令節文諸帶三品以上許服玉臣寮在京者不得施於公服然則三品得服玉帶本朝與唐制尚同但在京則不可施於朝服爾今公卿在外亦未有服玉者蓋循舊如此非謂法不可也

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詩有綵動綾袍為趨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鴈銜瑞莎為之則知唐章服以綾且用織花者與今制不同今宗室外戚之親貴者或賜花羅公服亦此意也宣政間又有紗公服今廢

禁中鐘鼓院在和寧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竟而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擊鐘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王禹玉宮詞云禁鼓六更交直早歸來還是立班時禹玉謂六更者明宮

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為五更故五鼓終竟時蚤聞於外間耳鼓節未嘗溢六也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內五更均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乃竟蔡條百衲叢談云五更已滿將曉之時則又有謂之夜漏不盡刻文德殿鍾鼓院於夜漏不盡刻天既未曉則但槓鼓六通而無鈺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吾於政和戊戌魯侍祠於宣和殿嘗備聞之據此則承平時蓋擊鼓六

通此云惟數十聲未知孰是也楊廷秀云紹熙庚戌歲
考試殿廬夜漏殺五更之後復打一更問之雞人云官
漏打六更按蔡程楊三人皆從官也所謂六更者皆親
聞之而或云打一更或云撾鼓六通或云椎鼓數十聲
竟無定論當考

學士院具員文臣待制以上武臣正任防禦使以上蓋
防禦使有超除節度使之理故皆入具負按國朝防禦
使雖有殊功未嘗徑建節也紹興末李寶以膠西之捷

自遥蔡除節度使時號創見蔣所記誤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為之始諷宰相

任園移在官上

出葉夢得
石林燕語

按唐劉瑒撰王巨鏞碑稱翰

林學士中散大夫中書舍人劉瑒柳公權撰何進滔碑

稱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朝議大夫守工部侍郎知制

誥柳公權白居易集載初除拾遺書稱翰林學士將仕

郎守左拾遺白居易據此類皆職在官上又按元稹祭

李尚書文稱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元稹崔

羣謝官狀稱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崔羣王源中撰李藏用碑稱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據此類皆職在官下五代趙鳳所移乃端明殿學士葉誤記也

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予家藏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王巨鏞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瑒仍不稱知制誥不可曉

出葉夢得石林燕語

按學士官

至紫微舍人則銜內不繫知制誥三字所從來遠矣

唐自代宗後歷德順憲穆敬五帝及懿宗皆不置節名

出葉夢得
石林燕語

按懿宗延慶節此云不置非也

前世牌額額必先掛而後書牌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
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此先掛之驗也今則先書
而後掛案晉書王獻之傳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
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
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筆書

之比訖鬚髮盡白纔餘氣息據此則乃一時匠者之誤
非古人皆先掛而後書也

台州筆吏楊滌者能詩亦可觀其外氏唐元相國之裔
偶持告身來乃微之拜相綸軸也銷金雲鳳綾新若手
未觸白樂天作并書後有畢文簡夏文莊元莊簡諸公跋
識甚多尋聞為秦熈所取恨當時不能入石也按考唐白傳
集其在翰林嘗當五相制乃裴垪張弘靖李絳韋貫之
武元衡爾其中書嘗草微之諭德及翰林兩制蓋樂

天以元和初為學士而徵之長慶二年始入中書其相去遠矣此所記必有誤

王景彞藏續皇王寶運錄十卷多載唐中葉以後事所恨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其中載黃巢王氣一事云金州太白山人中和三年夏見刺史崔堯封云州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今黃巢年號金統必慮王氣在北牛山請掘之則賊自敗堯封大喜調義夫萬人掘牛山月餘崖奔十丈有一石桶上有一劍桶中

有一黃腰獸自撲而死堯封奏其事加檢討司徒至秋

中原尅平

出王明清
揮塵後錄

蔡元長帥成都嘗令費孝先畫卦影末後畫小池龍躍

其中又畫兩日兩月一屋有鷓鴣一人掩面而哭不曉

其理後元長南竄死於潭州昌明寺始悟焉

出王明清
揮塵餘話

按實錄蔡京死於崇教寺

遼已達錫林牙亦降後與尼堪雙陸爭道堪心欲殺之

而口不言達錫懼及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深入

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

出松漢記聞

按三國謀謨錄兩

國編年皆云天祚出夾山以圖興復達錫諫不聽乃稱疾不行天祚被執達錫率殘眾奉梁王北奔據此則達錫未嘗降使其果降則梁王何以得免洪記恐誤也天祚四年趙晉秦許四王晉王先誅死而無梁王或者其後一王改封亦未可知姑從記聞

高麗歷日自契丹天慶八年以後皆闕不紀壬戌歲改皇統辛未改天德癸酉改貞元丙子改正豐至癸未歲

又闕直至壬辰歲方紀大定十二年不可考云案壬戌
紹興十二年也熊子復中興小曆改皇統在十四年按
辛酉歲烏珠與本朝書已稱皇統元年而王大觀行程
錄亦云皇統八年歲次戊辰戊辰紹興十八年逆數之
當以十一年改元為正此所記誤又正隆乃海陵年號
見於隆興時政記亦不當作正豐辛巳歲葛王即位于
會寧改元大定至壬辰為十二年不誤但不知癸未歲
何以缺豈非金方紛亂不暇頒歷于屬國故耶